

典藏 今藝術

ARTCO
FEB / 2018

國家文藝獎的當代轉向

海上之城的文化野心
阿布達比羅浮宮

帳篷是座監獄，但我們繼續唱
陳芯宜 × 海筆子

楚門的時間
李基宏「佈展中」

COVER STORY

朴栖甫
Park Seo-Bo

FEATURE

吉祥如意「藝」
觀誰的光？



4 719294 100025 02

張徐展

Si So Mi- 愛欲與生死的馬戲



張徐展 | 紙人展與新興糊紙店系列-靈靈肆《Si So Mi》 單頻道動畫錄像裝置、電光紙、紙糊老鼠、報紙、漿糊 4mins 2017 就在藝術空間提供

那個風乾、壓扁的狀態很像動物的魂身，以紙糊就是一種替身的狀態，它沒有生命，但又意識到自己，面對眼前的鏡子，充滿無能為力的問號，保留一種尷尬的狀態。——張徐展

「那是與死亡擦身的記憶。」母親將捕捉到的老鼠扔進水籠之中，凝視著逃脫生命消逝前的小生物，前腳快速滑動游泳般的逃生姿態，是浸在死亡前緣，道德難解的萌味。另一更貼近當下面對死亡的經驗，是工作室周邊不時會出沒被碾壓過的老鼠屍體，扁化的殘骸如同電玩遊戲被打掛、卻未登出的角色，沒有重量又存在的尷尬狀態。這些攸關死亡的軼事，成為張徐展自 2015 年個展「自卑的蝙蝠」後，睽違兩年再次於就在藝術空間發表個展「Si So Mi」的創作引言。展間邊角幽微的燈光下，置放著擬真紙糊的老鼠扁身，無辜精靈般的雙瞳，透過鏡面凝視著肉身早已幻異的自己，一種亡後回望現世的熟悉與疏離，透過

張徐展創作手勢的轉化，詭譎、幽默與靈巧，卻也有著參透生命異妙的老成之感。

此次個展藝術家發表「紙人展與新興糊紙店系列」的第四件作品「靈靈肆《Si So Mi》」，他將鼠隻們溺水經驗、被輾壓的軀體，或是設想老鼠即將死亡的各種瀕死情境的回眸與表情，在一首常被台灣喪葬西樂隊取用來演奏哀樂的德國民謠〈Ach wie ist's möglich dann〉(歌曲旋律「Si So Mi」的起音，後也成為喪葬西樂隊的代稱)時間軸裡，編織出殘破鼠群樂隊吹奏與舞蹈，拉扯如彩帶般的內臟等畫面的歌舞劇動畫，歌曲旋律原先的浪漫悠揚，與文化變異後的死亡幽微疊合，愛欲與生死的疊影也折射出此單頻影像的基底韻味。張徐展作品至今持續聚焦個人生活經驗與家傳紙紮產業的興衰，由於過去面對死亡，即便頻繁卻多以商業與服務的姿態，可適度拉開一點距離，但當真實面對親人的離世，他才驚覺意識到死亡的輪廓，此次作品他試圖去構築對於死亡象徵意義的思索，更企圖擴延談論物質存在與消散的通則。

鏡像的使用也是其作品一項重要脈絡，除復刻童年協助家中製作靈厝幫忙黏鏡面時，「不斷地看到自己與別人的樣子」是他對這個傳統手工業的註解。也成為影像作品中內置的通道，通往彼方的洞口，老鼠的凝視不僅是悲劇的敘事，更是鋪陳出一種生存狀態的皺褶。訪談散場後的閒聊，藝術家提到某日在小吃店吃著滷肉飯，店家電視撥放著豬哥亮的「萬秀豬王」，綜藝大哥生前的影像幽魂，不斷在電視頻道傳播的通道中重生，「真正活著大概就是這樣」。他的影像夾雜馬戲般的歡愉與憂傷，他坦言他的美學來自狂歡後瞬間結束的那一刻，「是高潮也是墜落」。精準拿捏幽默戲謔的尺度，並帶出惆悵與孤獨，反覆刻畫死亡與失落的情境，他以識別度極高的高音回應著：「極度悲觀就會樂觀了。」張玉音·台北